

蝗災雜談

二〇二〇年流年不利，新冠疫情之外，從東非開始蔓延的蝗災，也讓人們草木皆兵，又成驚弓之鳥。數以千億隻蝗蟲遮天蔽日，飛過紅海、亞丁灣、阿拉伯半島、阿曼灣，進入南亞次大陸，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國雲南。

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大規模的集體墾荒勞作，加之噴灑農藥、殺蟲劑，蝗災已不多見。而在古代，水、旱、蝗並列三大自然災害。小小蝗蟲本柔弱不堪，但當億萬隻形成大兵團，所過之處，昏天黑地，寸草不生，顆粒無收，如白居易詩所寫：「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破壞力甚至超過洪水、旱災。因為有高低，旱澇有不均，總有地方可幸免，但蝗災卻是「一視同仁」。

山西新絳縣東嶽稷益廟壁畫《捕蝗圖》裏的蝗蟲，創作於明代，但其畫風絲毫不遜於荷里活的科幻大片。身體像瘦版哥斯拉，尖削的頭部像《金剛》裏張着巨口的蜥蜴怪獸，而巨大的利爪比《侏羅紀世界2》裏的暴虐迅猛龍更銳利。加上

長長的觸鬚和鎧甲式的硬翅，整體形象極其恐怖誇張。這反映出了古人對於蝗蟲既恨又懼的心態。

一枚鐵釘可毀滅一個帝國；亞馬遜雨林的一隻蝴蝶煽動翅膀，可引發得克薩斯的一場龍捲風。蝗蟲煽動翅膀造成的震盪，比亞馬遜蝴蝶更甚，多次改寫歷史軌跡。

一統三國的西晉帝國，最後淪為短命王朝，背後就有蝗蟲的陰影。「連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盡枯」，北方的農耕和游牧民族都遭到重大打擊，匈奴、鮮卑等南下掠奪，但缺糧疲弱的中原士兵又無力抵抗，加速帝國的崩潰。唐末黃巢起義，正是山東蝗災最厲害的一年；明末農民起義，也首先爆發於蝗災最為嚴重的陝北，最終都摧毀了兩大王朝。這算是歷史長河中的「蝗蟲效應」。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回首百年禁酒令

新一輪新冠疫情黑雲壓城，特區政府三月二十三日宣布將修例禁止全港約八千六百家領有酒牌的酒吧、食肆等賣酒，減少社交接觸及聚集。回望歷史，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二〇年，美國也開始了全國性禁酒。

一百年前的美國禁酒令，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確規定，在法案通過一年之後，任何在美國境內釀造、銷售、運輸、進口、出口酒類的行為均屬違法。而從法案獲得批准到正式生效之間近一年的「窗口期」內，全美上下都開始了囤酒——窮人買酒放在家中，富人則直接連酒帶酒窖一起買下，連時任美國總統哈丁（Harding）也在白宮中存放了大量的私酒。另外一邊，由於法律在全面禁酒的壁壘之下，為「藥用酒」留下了一個小缺口：患者需要憑醫生處方，到指定幾家有資格的藥用酒商店就可以購買。結果酒瞬間變成了「包治百病」的世間神藥，從牙痛到流感，從發燒到腹瀉全部「藥到病除」。

美國當年的禁酒令，只禁止造酒、運酒和賣酒，是對商家的規管，而消費者一方的買酒和喝酒並不犯法，這也催生了地下酒吧的繁榮——一群人偷偷聚在一個燈光昏暗的酒吧，即使被聯邦禁酒探員發現，只是店主被抓，顧客也是無罪之人。這倒是和香港目前只禁賣酒，不禁喝酒的情況有些類似，難怪有人還在網上呼籲自帶酒水前往酒吧消遣。

當年美國的禁酒令儘管執行上有種種問題，但在法律上的立法原意是對酒類的「斬盡殺絕」。這一點，香港就完全不同了。香港其實並未禁酒，也從來無意禁酒，而是通過禁止酒吧賣酒這一行為來減少社交接觸，最終是為了對抗疫病。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自由與安全

學術休假的音樂系美國白人同事X，去年八月與應邀到上海某高校訪學的心理學家太太、兩歲的兒子一起來到中國。今年一月中，太太生下八斤重的大胖閨女，中國岳父母來滬幫着照料。不料疫情爆發，上海進入非常時期。他們起初打算六月再回美。四個大人、兩個孩子在同一公寓中熬了六周後，受不了了。一家四口於三月七日回美。不到一周，美國進入緊急狀態。

對比在兩國的經歷，X不吐不快，在NBC網站上發文，稱「我在上海比在美國感覺更安全」。他寫道：儘管上海人有時對防疫過分熱衷，但疫情當頭，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承認自己的「責任、虛弱和牽扯」，大家都意識到如果不犧牲部分個人權益，很多人都會死掉。防疫措施馬上到位，居民一夜間改變生活習慣，網購能保障基本生活。

而他們一家在芝加哥入境時，面對的是擁擠、混亂、草率。回家後自我隔離全看個人良心，靠快遞無法生存。他最反感一場疫情似乎將美國人分成了兩種：去過疫區、「應該負責的罪人」和無需改變、盡享自由的「無辜者」，而號稱「模範少數民族」的亞裔很快淪為替罪羊。

美國讀者都不贊同他的立場。如果X住武漢而非上海，如果他太太不是華裔，如果他在中國住了六天而不是六個月，相信感受會有不同。但特定語境中的一家之言，恰恰證明經歷決定觀點，外人只憑臆測沒有發言權。而為了集體利益，個人應該犧牲多少權利這個問題無論何時何地、誰人提出都會引發爭議。這次新冠疫情在各國蔓延，正可以考量一下自由與安全之間怎樣才能達到最佳平衡。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隨便翻翻也挺難

女兒剛上小學的時候，某天抄寫生字，不一會兒大喊手快斷了。我問抄了多少，她說五十個。我說，等你長大了，要寫五百個都不止呢！她不以為然說，你們大人那叫寫字嗎？不過是敲電腦！說完，輕蔑地走了。

其實，在我們大人的世界裏，電腦早已擺脫娛樂的標籤，變成學習和工作的工具了。今天的閱讀越來越網絡化。一份權威機構的報告說，截至二〇一九年六月，中國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六點九六億，佔網民整體百分之八十點三，網絡文學的用戶規模也有四點五五億，佔百分之五十三點二。加上在網上閱讀其他內容的，人數當然更多。

上網閱讀帶來讀書方法的改變。文人

好為人師者多，喜歡教人讀書的也多。四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出過一本《古今名人讀書法》，名人們有的說泛讀好，有的說要精讀。以我的體驗而論，讀書沒什麼法門。若非要說訣竅，那麼，多讀比少讀強。有時間，只管讀就是了。候機、等車，找個書店，隨便翻翻，也是好的。記得魯迅寫過《隨便翻翻》，汪曾祺則有《談讀雜書》，看來先生們也主張不要管書的分類，各類書都要讀一點的好。

說到分類，從古代的四部到近代的七科，再到當下通行的中圖分類法，以及一些書店標新立異的分類法，反映了一個時代人們知識的總體框架。圖書館和書店，也有受推薦而放在顯赫位置的書，卻不構成對其他圖書的信息遮蔽。所有的書，依

偶爾冒個泡

不論是哪一個社交媒體，自疫情以來，似乎圈中罵戰幾天便有一回。有時雖未撕破臉皮，但說話時陰陽怪氣，暗有所刺。脾氣不好欠點修養的，乾脆拍桌子退群。也有人並不翻臉，悄悄退出。

我被拉進的一個群，以「抗疫」之名集中了三百多號，他們年齡不同，國度地區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思想層次不同，在同一個輿情地盤說話，自然不免有衝突和吵罵。

最近，圍繞「吹哨人」、「封城日記」、疫情零號感染者、中美外交交鋒等問題，網上信息鋪天蓋地，帖子內容見出轉發人立場。群內兩派對峙，氣氛隨着情緒升溫變得緊張，原先主題是「抗疫」，扯

進政治內容之後，初心盡喪，撕裂盡現。有人洗地跪舔，有人偏執盲目，有人傲慢狂妄，有人胡言亂語……人生百態，人性醜惡，一時在群中泛起，恰似大戲。

曾當過和事老聲嘶力竭呼籲過牢記群組初心。但只安靜了幾天，終又有人按捺不住而重走舊路，引起新罵戰。

一個多元社會，一個信息發達的年代，一個追求個性的當下，實在不知道誰能說服誰。最可笑的是當某些人端起居高臨下的架子，充當自認為的公義之士，橫眉怒目地去斥罵群組的「敵人」時，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姓甚名誰。想像一下，這就有如面對空氣指手畫腳，慷慨陳詞，真是搞笑。

我的摯友

我的成長頗為孤獨，還幸每逢長假期，家人總帶我到鄉間朋友家中暫住數周，那裏有一隻狗，是我成長的夥伴，每逢大人們飯後把酒言歡，我就到屋後的棚與狗為伴。牠是一隻唐狗，名叫Lucky，那時候的人都沒花什麼心思幫狗改名，反正好意頭的洋名就是。聞說Lucky是一隻自來狗，有一天走到朋友家中，就此住了下來。陪伴着Lucky，我總有一種責任，使彼此都不再孤獨的任務。

狗被人類馴化已有數萬年之久，是被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之一，可見狗與人的關係已建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狗不但已深入我們的生活，更出現在不同文化的神

話之中。我們中國的神話人物中，二郎神的哮天犬無人不識，牠全忠於二郎神，可說是最佳拍檔。古希臘的月亮女神戴安娜有女獵人的稱謂，她的身旁也永遠有一隻獵犬。墨西哥人更相信狗能帶主人死後前往極樂。

狗比人類的嗅覺和聽覺靈敏，而且有敏銳的直覺，自然成為了人類最得力的工具，彌補人類的不足，其敏感的表現更讓我們相信狗能通鬼神，是陰陽間的使者。其實狗象徵着人類的直覺，是潛意識對我們傳達訊息最形象化的表達方法。例如潛意識感應到危險，但認知還未察覺或拒絕承認時，狗就是最好的投射去警告我們。

目光如炬擒鼠輩

古代有一則鮮為人知的傳說故事。據云，廣茂的林區西部住了崇拜豺狼的狼族，素來四處掠奪，欺凌霸道。附近的弱小部落無不懼而臣服，吞聲忍氣。獨在林東的鴉族，有一班智者謀士合力治理，崇尚和平共存、互相融洽相助，提倡務農護林，建設倉庫，積穀防饑，故日漸強盛。狼族見獵心起，要重施故伎，又想侵略攫取；但鴉族已日漸壯大，上下一心，使對方屢次不得逞。由於狼族地區骯髒，管理不善，到處野鼠橫生；其瘋狂的首領心生一計，下令活捉大量野鼠，晝夜偷偷地在鴉族的農田和各大糧倉附近放生，意圖利用鼠輩到處破壞、搗亂和咬噬，務使鴉族糧食不足時，乘機一舉殲滅吞併。怎知因為

本欄上一期提到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讚》中大書特書對廁所的態度。他還舉出元代畫家倪雲林如廁的例子——搜集飛蛾翅膀置于廁所地板下，垂糞於其上，不見污穢——「這種極盡奢華的事兒，只有在古代的中國才會發生。」

谷崎了解這個故事源自芥川龍之介。兩位大文豪都深諳中國古典文學，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先後到訪中國，用谷崎的話說是因為「血管深處有一種被稱為中國趣味的東西」。不過，芥川的憧憬卻在他唯一一次的中國之行後被徹底消解。

比起谷崎潤一郎一九一八年初

狼族日常胡亂伐木、燒林狩獵，以致鳥獸無棲息之所，幸存者早已紛紛逃到林東居住求生。不少鴉鴉也不例外，深怕在西部被射殺作「野味」。自此，鴉鴉皆集中林東，一旦見附近突然偌多野鼠流竄或聚集，立即憑超凡的夜視能力和特別靈敏的聽覺，本能地——把鼠輩捕食，解除了鴉族的危機。鴉族素來對林木和大自然鳥獸的保育與尊重，可說得到回報。未幾，狼族因連年饑荒，又不事生產，消耗淨盡；民怨沸騰，最後殺掉首領，不少族人卻紛紛投靠鴉族。鴉族除了能夠安定維穩，堅強不屈，奮抗到底外，還要感謝他們的好朋友——鴉。所謂「種善因，得善果」。這個故事聽起來似屬寓言，反諷諸現代，同樣發



人深省，啟示良多。

中國歷史上，殷商可以說是最重視鴉的時期，青銅器以至石刻藝術，皆盛行鴉鴉的題材。像附圖，是殷商晚期大理石雕鴉像，河南安陽一〇〇一大墓出土；造型碩健雄偉，有貓頭鷹的臉、鳥身、獸足，軀體和翅膀

芥川的旅行差體驗

次訪華，芥川龍之介遲了三年出發，他受《大阪每日新聞》的委託，以海外觀察員的身份，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七月間先後遊歷了上海、南京、漢口、長沙、北京等地，在回國後將所見所聞所感以專欄的形式呈現給讀者。

不同於谷崎富有羅曼蒂克意味的風物記錄，芥川的筆墨要刻薄犀利得多。一行人從東京搭船抵達彼時的國際大都市上海，甫一上岸就被幾十個「邋遢至極」的黃包車夫圍住了，「他們一個個都伸長脖子，大聲叫嚷

着從四面八方圍過來……說實話，連我都有些害怕。」懷揣着「古典夢」來尋找那個神秘浪漫的國度，然而踏上這片熱土、面對眼下滿目的市井細民、腐敗墮落的「現代中國」時，作家難免大失所望。在上海城內，本想感受下聞名已久的湖心亭，其實只是一間「極其殘舊、隨時可能倒塌的茶館」，不經意還發現一個「身穿淺藍色棉衣、留着長辮子的中國人」悠然自得地往池中撒尿。古籍裏記載了倪雲林奢華如

然按其類別，擺在自己的位置上，靜候挑選。隨便翻翻之妙，就在於有規則地遊走於不同類別之間，又不為一家一派所困。

在網上想「隨便翻翻」，可非易事。且不说有些新聞和閱讀網站自以為是的定點推送，提供給你篩選過的信息，誘導你集中和誇大自己的興趣點；即便是搜索引擎，也總是暗搓搓地努力成為你信息軌道的扳道工。

其實，又何止讀書，我一度想在網上寫點東西。敲完電腦之後，網站總要我給文章選個「標籤」，結果引發選擇恐懼症，遂放棄了隨便寫寫的打算。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電影史上有一部經典默片《黨同伐異》，那個片名揭示了醜惡的人性：拉幫結黨，排斥異己。現在不少群組正在重複演繹這個成語。

若還要維持一個群組，最恰當的，是勿談政治。群組的一個方寸之地，妄談上至政治黑幕制度，下至為人道德質素，能談得過來嗎？能談得準確嗎？那是幾萬字都未必談得透徹的題目啊。

有人已悟透此道，但維持雅量並不潛水，也不退群，只偶爾冒個泡，招呼一聲：朋友，你好！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例如不少人做夢也會做過狗協助我們避開危難，近日有朋友和我說夢見一隻狗擋在朋友身前，對着五個黑色身影狂吠，他大驚而逃，唯五個身影仍想追近，幸得忠犬一路護衛。無獨有偶，這使我即時聯想起五鬼瘟神的說法，潛意識借用了狗的形象紓解我們近日對疫情的焦慮。

視狗為功能性的工具，我更願意將狗視為心靈的一部分，牠外化了我們的心靈，將我們自己投射出來，讓我們能忠實地和自己相處，牠無條件地留在我們身邊，使我們不至於孤獨。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刻鳥羽、饕餮和長龍的紋飾，與當時青銅藝術的線雕紋飾類似，使人感到是人、鴉和獸合體的勇猛堅強守護者。蓋鴉類夜間活動，予人安謐而神秘的感覺，目光威嚴銳利，飛行來去無聲，使鼠輩夜間出動也無所遁形。殷商時期已非如原始人般以狩獵為生，而主要是農業社會，民生倚重黍、稷、稻、粱等生產，故保護糧食十分重要。據近代上海一些鳥類專家觀察和統計，每一頭鴉年中能捕殺六千多隻鼠類，即使飽食後也同樣殺無赦，為人類保存一噸糧食；而且少了鼠輩，社會也少了傳染的疫病。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廁，芥川遭遇的現實卻是：在一間名為雅敘園的餐館用餐時，「我問夥計廁所在哪兒，他竟然說撤到廚房的洗碗池裏就行。事實上，有一個滿身油污的廚師已經在那裏為我做了示範。實在是令人汗顏。」

或許是一路來積攢了太多不解不滿和不屑，芥川龍之介回國後拖了四年，直至一九二五年底才完整推出這十萬字的《中國遊記》。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